

有趣有趣

■韩羽

酒、色、财、气，哪个字都不好对付。尤其“气”字，只要沾惹上它，不要说凡夫俗子，就是圣人也再难以温、良、恭、俭让了。请看《论语》：“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孺悲登门欲见孔子，孔子不想见他(肯定有原因)，命人传话，说有病不能接待。却又把瑟取出，鼓瑟而歌，故意让孺悲听见。你看孔圣人多逗，这一招，用老百姓的话说，学不会生气，再学气死人。齐白石也有过不舒心的事，也受过气，也斗过气。他的招数，不是“取瑟而歌”，更干脆，拿起画笔

直戳：“人骂我，我也骂人！”谁没挨过骂，谁又没骂过人。挨骂归挨骂，骂人归骂人。骂了，挨了，可从没见过谁公开标榜；我也骂人。“骂”字，脏兮兮，谁愿意拿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现在不能不认真想了想，“人骂我，我也骂人”这句话对不对？不敢说对，也不敢说不。如若说对，人会说这是在教唆骂人。如若说不对，人家把唾沫都吐到脸上来了，难道逆来顺受？到底应该“人骂我，我不骂人”或“人不骂我，我也骂人”？画上那个老头儿执两用中，令人想起庄子那句话：“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再看这老头儿，嘴里说着气话，脸上却毫无愠色，诙谐样儿令人绝倒。也许正是这诙谐样儿才

显示了他的坦荡、率真，显示了他活得真真得大自在也。也许正是这“率真”，才使得他这个艺术形象生面别开，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矛盾的特殊性”的“这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前不久，郎绍居先生赠我一册其专著《齐白石研究》，从书中又见到了与之久违了的“人骂我，我也骂人”的那位老头儿。凡事有果就有因，沿河寻源，往事可稽，原来“人骂我，我也骂人”的缘起，始于门户之见的口水之争。且看原汁原味的“人骂我”：“乡巴佬”“粗野”“俗气逼人”“一钱不值”……咬牙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再看原汁原味的“我也骂人”：“飞鸢说尽全非我”“还家休听鹧鸪啼”。哇哈，是作诗

哩。如谓之为“骂”，是炒菜放错了作料——不对味儿。寄萍堂老人生气来比孔圣人还逗。



世间从此失我师

——悲悼红柯先生

■王磊光

从此世间无红柯。我的老师，竟这样不在了，仿佛天就这样黑了。从1996年以《奔马》和《美丽奴羊》成名，到2017年《太阳深处的火焰》出版，二十年间，红柯师写出了十几部长篇，一百多部中短篇，几百篇散文。他写得太苦太累了，他为文学献出了生命！我从小就热爱文学，但是真正摸到文学的大门，毫无疑问是得益于红柯师的指引。还记得，红柯师走进课堂讲的第一句话，便是让我们不要看《写作》教材，因为编者自己不懂写作，讲出来的东西是错误的。还记得，红柯师的第一堂课是讲“中文的特点”，第二讲是“非技巧因素”，第三讲才进入“技巧因素”，第四讲则是“作者论”……有时，他忘记了有的主题上一次课其实已经讲过，重复讲的时候，使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话，列举的是完全不同的例子。

红柯师生前的一大愿望就是看到他的长篇小说走向世界。他曾不无遗憾地对我讲，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不少翻译成了外文，但是长篇小说还没有一部翻译出去。我在加州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时，原本想借此机会向美国精通中文的文学教授和翻译家推荐红柯师的小说，红柯师也特地给我发来了《西去的骑手》《好人难做》《生命树》《少女萨瓦登》《百鸟朝凤》等五部长篇小说的电子稿。然而，较为深入地了解美国后，我却失望了，感觉无法做这件事；美国人对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是冷漠的，美国高校里的青年最熟悉的中国当代作家是余华和莫言，余华的名气似乎还要大一些；甚至，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文学的兴趣，也要远大于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在他们的世界里是没有的。就此，我很委屈地向我的美国朋友Jen询问，Jen告诉我：“美国人是非常自信的，他们从来都认为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他们不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漠不关心，对其他国家的文学也同样如此。”而且，文化研究在美国如火如荼，高校人文学院的课程几乎全是文化研究类的课程，愿意去关心红柯师这般“纯文学”的，又会有几人呢？

红柯师上课，从来都是他一个人在激情演讲，他骑在马上，挥舞大刀，冲锋在前，带领我们在广阔的原野上纵情奔驰。每一次课上，他还介绍了大量书籍，除文学作品外，哲学、历史、音乐、美术、政治也都无所不包，例如《中国艺术精神》《艺术中的精神》《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画论》《太平杂说》《昆虫记》《作为意识和表象的世界》《焚书》《蒙塔尤》《惩罚与训诫》《权力与荣耀》《单向度的人》……这些，成为我早期的阅读书目。

红柯师的知识结构，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大约是无与伦比的。你读他的作品，就能感觉到，要成为一个杰出作家需要怎样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容量。我曾数次劝红柯师将他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在“创意写作”大盛的今天，必有市场。跟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李又顺老师，我也提及此事，他亦十分感兴趣。但红柯师说还有很多小说要去写，等到七十岁的时候再来做这个工作。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绝响，成了红柯学生记忆中永恒而不可复制的风景。红柯师逝世后的第一夜，母校中文系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师做了一个梦，梦见红柯写下一行字：“我本是上天派来的飞马，今当西归。”写完便撒手西去了。当我把这个梦向师娘转述时，师娘稍感安慰，叹息道：“真像他这个人啊！”红柯师原本就是一匹天马啊。天马是上天放下来的，带着使命到人间走一趟，也会突然收回去，这是他的命运。

红柯师原本就是一匹天马啊。天马行空是他的根本思维特征。我们只有循着天马，才能真正进入他的作品。西域的大漠、群山和草原，放纵了红柯师心中的天马，滋养了他的阳刚之气和血性，也培养了他对待生命和文化的态度。大漠归来，他认为《诗经》《史记》的精神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从《楚辞》往下，尤其是到了南宋之后，到了《金瓶梅》《红楼梦》这里，一种崇尚阴柔的美学思想日益占据主导。

红柯师原本就是一匹天马啊。天马行空是他的根本思维特征。我们只有循着天马，才能真正进入他的作品。西域的大漠、群山和草原，放纵了红柯师心中的天马，滋养了他的阳刚之气和血性，也培养了他对待生命和文化的态度。大漠归来，他认为《诗经》《史记》的精神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从《楚辞》往下，尤其是到了南宋之后，到了《金瓶梅》《红楼梦》这里，一种崇尚阴柔的美学思想日益占据主导。

我最后一次给老师上了香，跪下叩头，便转身离开了。离开西安的那天夜里，我对前来送行的朋友说：“红柯师不在了，西部于我，不再是向往，而只是怀念。”

板桥心中的“三君子”

■牟钟鉴

人称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而画中以竹兰石三君子为主体，其他如菊、梅等只是偶有涉笔而已。在三君子之中，竹为第一，其次兰，再次石，竹是板桥最喜爱和画作最多的君子形象。先说竹。竹易于在庭院栽培成林，造就幽雅起居小环境，且挺拔有节，与人的气节相合，又枝叶丰茂，与风声雨声交响，皆足以引起诗人的联想和情趣。板桥喜种竹赏竹，画竹颇多，题画亦多。在《郑板桥集·补遗》所收题画诗中，有题画竹六十九则，题画兰二十一则，题画竹三十二则。在诸多题画诗中，他给予竹君子以多重品格。

面对多灾多难的人生，君子必须坚强无畏。三是出新。题诗曰：“无多竹叶没多山，自有清风在此间。好运来年新笋发，满林清绿翠云湾。”竹的衍生能力极强，竹少的山林没过几年便不断生出新笋，长成竹林，把山岚打扮得一片翠绿。君子若能不断推陈出新，才会使事业具有长久发展的生命动力。四曰结伴。竹的最佳伴侣是石。题诗曰：“竹称为君，石呼为丈。锡以嘉名，千秋无让。空山结盟，介节贞刚。五色为奇，一青足仰。”题诗曰：“竹君子，石大人。千岁友，四时春。”竹石结合便坚韧无比，正像有为君子得到国家柱石之臣的支持，便能成就宏大事业。

都是内超越。“超越”二字最早见于金元之际全真道重阳祖师的诗：“色财从里寻超越，酒肉林中觅举升”，强调内心境界的提升。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讲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一境更比一境高，其道德与天地境界与板桥所说“胸次有灵奇”正相契合。次说兰。兰花幽香，喜在幽谷生存，比喻君子爱人，能给人以正气和温暖，却又能远离尘世喧嚣，深为板桥喜爱，作画题词仅次于石。他赋予兰的品格是多重的。

二曰素养。板桥《柱石图》曰：“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柱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陶元亮即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官俸折腰，回家过田园生活，写下《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名传千古。三曰持久。在板桥题画诗《石》中有句曰：“顽然一块石，卧此苍苔碧；雨露亦不知，霜雪亦不易；但问石先生，先生俱记得。”君子要像顽石那样恒持守道，终生不变其志，经得起风吹浪打，笑对人间沧桑巨变。

一是清和。题诗曰：“晨起江边看竹枝，一团清翠影离离。牡丹芍药夸颜色，我亦清和得意时。”他在对比中指出，牡丹、芍药以花朵颜色艳丽而优胜，竹枝却以清和而绝佳，清和是一种洞明、安祥、高雅、温和的品格，说明君子有涵养，不与他者夸耀鲜亮的外表。我国当代学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说：“典型的中国人给诸位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这种温良乃是同情与智能这两样东西相结合的产物。”另一位大学者梁漱溟在《以道德代宗教》一文中说：“孔子儒家”礼乐设施之目标，盖在清明安和四字。”他认为与之相违背的有二：“一是愚蔽偏执之情；二是强暴冲动之气。”梁、辜二位当代思想家与郑板桥题画竹所说“清和”如出一轍，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清明安和，或简化为清和，乃是中华民族可贵的性格特征，它在清和中包含着正直刚毅，如《易传》所说“刚健中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也就是不卑不亢、海纳百川，这种中国精神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竹若与石与兰结为三友，更能增君子风采。题诗曰：“竹干叶皆青翠，兰花叶亦然，色相似也；兰有幽芳，竹有劲节，德相似也；竹历寒暑而不凋，兰发四时而有蕊，寿相似也。”题诗：“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满堂君子之人，四时清风拂拂。”五曰超越。孔子曰：“君子士人，小人下也。”君子立志向上，不断超越现状；小人只图眼前，品性下堕。郑板桥题词曰：“画根竹枝块石头，石比竹枝高一尺。虽然一尺让他高，来年看我掀天力。”石的特性是坚固恒常，竹的特性是不断拔节生长，也许当初矮小，很快便超出石的高度，指向蓝天。又有一幅《墨竹斗方》，收藏于烟台地区文管组，画有一短枝墨竹，题词是：“一尺竹含千尺势，老夫胸次有灵奇。”所画竹叶青翠舒展，题词笔力雄健洒脱。自云所画墨竹虽只有一尺，却包含着千尺的长势，表达作者胸怀远大，不断迈向更高更新的境界。中国学术界一度讲“超越”成热门话题，说西方宗教和哲学是外超越，中国宗教和哲学是内超越。孔子讲“志于道”“吾道一以贯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说的道是内在于人类社会共同生活规则，即曾子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老子的道既是天地万物之源，又“道法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就在万物之中。道教则讲“积善成仙”“功德成神”。中国佛教禅宗讲人只要明心见性便可成佛，不需要到西天去寻找乐土。儒道佛三教

三曰喜友。板桥作画，常常是兰竹共画，或兰竹石共画，这里只说兰竹为友。其题画诗曰：“高山峻壁见芝兰，竹影遮斜几片寒。便以乾坤为巨室，老夫高枕卧其间。”在峭壁上与兰竹结伴为生，寄托了作者以天地为家的情怀。

二曰观棘。画兰与荆棘相伴，比喻君子善借实力以共存，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板桥《从兰棘刺图》题词曰：“东坡画兰，长带荆棘，见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谓荆棘不当尽以小人目之，如国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废。”兰花“若得荆棘为之护遮，其害斯远矣。”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绝响，成了红柯学生记忆中永恒而不可复制的风景。红柯师逝世后的第一夜，母校中文系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师做了一个梦，梦见红柯写下一行字：“我本是上天派来的飞马，今当西归。”写完便撒手西去了。当我把这个梦向师娘转述时，师娘稍感安慰，叹息道：“真像他这个人啊！”红柯师原本就是一匹天马啊。天马是上天放下来的，带着使命到人间走一趟，也会突然收回去，这是他的命运。

二是无畏。题诗曰：“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干场。”又有题词“风雨不能摧，雪霜颇能涉。”当狂风暴雨来临，合抱大树也会刮倒，竹林虽然不断摇晃，但根底相连，狂暴过后依然一片翠绿，这就是君子的定

三说石。石性坚硬又形态各异，虽不如兰竹之秀美，却另有一番奇特的丑美，板桥画石寄寓君子品格不当以貌取人，而应于丑陋之外形背后见其内在之美质。石的君子品行如下。

二曰观棘。画兰与荆棘相伴，比喻君子善借实力以共存，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板桥《从兰棘刺图》题词曰：“东坡画兰，长带荆棘，见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谓荆棘不当尽以小人目之，如国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废。”兰花“若得荆棘为之护遮，其害斯远矣。”

《天涯》2018年第2期目录

Table with 3 columns: Article Title, Author, and Page/Category. Includes '散文专刊·实力' section with authors like 蒋蓝, 邵丽, 李睦, etc., and '《天涯》2018年第2期目录' with authors like 邓晓芒, 何怀宏, 陈希米, etc.